

“三师课堂”是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本土原创课堂教学新形态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Three-Teachers Classroom” is a New Original Teaching Form in China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OU Hongyu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教育生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全球基础教育领域共同面临一道关键命题: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既提升教育效能,又守住教育的本土根基与育人本质?“双师课堂”虽为教学变革开辟了新思路,却在激活学生主体性、能动性上显露出不足。

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深耕实践,在调研北京、上海、湖北等 26 个省份近千所“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学校的基础上,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百年前“师生共生活”“共学、共事、共修养”及“小先生制”的教育智慧,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提炼出“三师课堂”这一中国本土原创的课堂教学新形态——以教师、小先生、AI 智能师的协同互动重构课堂生态,为破解时代命题交出一份兼具传统底蕴与科技活力的中国答卷。

一、思想根脉:从陶行知教育思想到“三师课堂”的百年传承

任何有生命力的教育创新,都离不开本土教育思想的滋养。“三师课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精神谱系可以追溯到陶行知在一个世纪前所倡导的注重“师生共生活”“共学、共事、共修养”和旨在激发儿童创造潜能的小先生制”。

(一)“三共理念”与“三师课堂”

“师生共生活”和“共学、共事、共修养”理念(简称“三共”理念)起源于 1923 年,“共学”不是单向灌输,而是教师“一面教、一面学”,与学生在知识探索中双向互促,最终实现“相教相学”这个人生普遍现象;“共事”以“事”为中心,将学问研究、环境改造都置于师生共同承担的实事之中,培养共和精神和处事能力;“共修养”也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要求在共同生活中实现灵魂的坦诚相见与习惯的互相锻炼,“师生共同生活到什么程度,学校生气也发扬到什么地步”。

“三共”理念为“三师课堂”在 21 世纪技术浪潮中平衡人机协同关系、避免技术工具化倾向提供了思想锚点。

【收稿日期】2025-11-01

【作者简介】周洪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它既依托“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的多维互动拓展“共学”的知识边界、提升“共事”的问题解决效率,又以“共修养”的人格互砺守住教育的人文内核,防止技术消解师生、生生间的情感联结与生命互动,最终助力“三师课堂”突破传统课堂中“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二元对立的困境,在技术赋能的创新实践与坚守回归教育本质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促进多元主体共生共荣的理想目标。

(二)本土原创性的小先生制

富有本土原创性的“小先生制”,其思想雏形可追溯至1923年长子陶宏教次子陶晓光识字,以及他们教奶奶识字时提炼出来的“连环教学法”,而该制度得以正式命名与推行,则是在1934年1月28日陶行知出席“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期间。陶行知先生明确提出要在上海、宝山两县的交界处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随后更名为山海工学团)中推行以“即知即传”为根本原则,以“教人去教人”为核心任务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源于陶行知自身的长期实践探索,是现代中国本土化原创性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育普及运动,其内涵、形式、价值和影响等远非当年实施范围和产生影响都极为有限的英国“导生制”可比拟,凝聚了陶行知先生民主教育与知识传递上的智慧。

“小先生制”不仅是破解当时中国社会师资匮乏的实践智慧,更是一种深刻的民主教育思想。它以“小孩子人小志不小”的平等儿童观,极大冲击了近代中国知识阶级秉持的“看不起小孩子”,认为小孩“只会背死书,不能教别人”等固有偏见,更尖锐批判了“守知奴”把教育的钥匙据为己有、垄断知识传递的狭隘心态。这一制度将小孩子视作“小大人”,坚信儿童身上蕴藏着担任“小先生”的惊人潜能与伟大力量,并着力将他们塑造成知识的传递者、学习的协作者与同伴的激励者等多种充分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的角色。通过“即知即传人”的滚动机制,“小先生制”将静态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在小孩子、大孩子乃至成年人之间自由流动、共同增长的公共资源。“小先生制”的运用在当时扫盲教育中成效显著,得到毛泽东、徐特立等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以及教育界和社会人士的广泛赞誉。正因如此,“小先生制”也为我们今天将学生从被动的受教育者,转化为课堂中能动的“小先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与深厚的实践根基。

二、形态创新:“三师课堂”的核心载体与运行机制

“三师课堂”主张技术与教育思想的深度融合。陶行知的“三共”理念与“小先生制”是“三师课堂”内在之“魂”。“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多维互动的教育共同体是“三师课堂”外在之“形”。“三师课堂”真正的突破在于:以源自中国本土、具有原创价值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打破“小先生制”作为一种局部的、补充性的教学手段的功能定位,并将其升级为一种可贯穿课堂全域、支撑课堂结构的核心组织原则,最终实现从单纯“技术应用”到深度“课堂生态重构”的根本性跃迁。

(一)“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各有分工,互为补益

1. 教师:从“知识权威”到“成长导师”

“三师课堂”教师角色转型。在“三师课堂”的协同体系中,教师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也不是传统课堂的主导者,而是与小先生、AI智能师协同合作的引导者、促进者、支持者和协助者。为实现这一转型,教师必须改变逐句解析教材、重复讲解知识点的“经师”角色,成长为以“定方向、设任务、育品格”为核心,融“经师”之才与“人师”之德于一体的统一者。

AI智能师助力教学升级。从教学过程来看,AI智能师接管了部分重复性、分析性工作,使教师得以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具有教育价值的核心工作:在课前环节,依托AI智能师提供的精准学情数据,锚定教学方向,结合学生需求设计兼具挑战性与实践性的学习任务;课中和课后,引导学生构建学习共同体开展协作探

究,抓住关键时机为小先生提供思维支架与方法支持,推动深入学习;在整个育人过程中,为学生创设可感知、可参与的真实情境,超越单纯的知识传递,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的联结,守护教育的初心与灵魂。

2. 小先生:从“被动的受教者”到“学习的能动主体”

每一位学生都是潜在的“小先生”。社会场域有“社区小先生”,主要学习并开展“公益服务性行动”。家庭场域有“家庭小先生”,主要学习并开展“日常生活性行动”。学校场域则有“生活小先生”和“教学小先生”,前者主要通过学习基本生活知识技能,形成必要的劳动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后者作为“三师课堂”重点培育的对象,主要学习并开展“学科教学性行动”,要求学生将已经习得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念传授给他人,在“即知即传”过程中强化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小先生的主体能动性贯穿课堂教学全过程。在课前预习环节,利用 AI 智能师梳理知识要点,提前掌握基础知识点、梳理逻辑脉络,为课中分享做好准备;在正式上课时,应积极构建学习共同体,一方面,从教师的集中授课中搭建系统的内容框架,另一方面,在教师的引导下担任“小先生”,构建学习共同体开展小组讨论,通过多轮表达与相互切磋不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在课后环节,应检验学习成效与巩固所学知识,主动收集并向教师或 AI 智能师反馈个人或小组共存的学习困惑,为教师和 AI 智能师的教学策略提供精准依据。

3. AI 智能师:从“辅助工具”到“技术赋能者”

AI 智能师在“三师课堂”的根本定位是“服务教与学,不取代人”。它已超越传统辅助工具的范畴,演进为一个具备教学功能的智能体,与教师形成“人主机辅、人决策机执行”的协同关系,与“小先生”建立“赋能增强”的支撑关系,既要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又要守护教育的人文温度。

从功能落地来看,AI 智能师的服务性贯穿教学全流程;在知识传递层面,它是个性化认知脚手架,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推送学习资源;在实践应用层面,它是沉浸式学习模拟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虚拟实验、实时数据查询等技术支持,创设逼近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在学情反馈层面,它是动态评估系统,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掌握情况,为教师优化教学策略、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提供数据支撑。

(二)“知—行—创”三阶递进式教学:层级贯通,循环赋能

在这一教学流程中,教师、小先生与 AI 智能师并不是孤立参与、各自为政,而是依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形成分工明确、联动紧密的精准协同,既确保每个层级的教学深度,又实现各环节的无缝衔接,最终形成“层级贯通、循环赋能”的教学闭环。

1. “知”的环节——精准输入,激活旧知

课堂起始的 15 分钟(小学)或 20 分钟(中学)是开启“知”的关键阶段。教师结合 AI 智能师提供的学情数据,精准定位要向学生重点讲解的知识点。通过真实案例、启发性提问或视频片段创设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查阅与思考。AI 智能师同步推送相适配的可视化资源,助力学生系统构建认知框架,为后续实践环节奠定基础。

在这一教学流程中,教师、小先生与 AI 智能师并不是孤立参与、各自为战的,而是依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形成分工明确、联动紧密的精准协同,既要确保每个层级的教学深度,又要实现各环节的无缝衔接,最终实现“层级贯通、循环赋能”的教学闭环。

2. “行”的环节——协作探究,即知即传

紧随其后的 15 分钟是“行”的核心环节。学生在教师引导与 AI 智能师支持下,开展小组协作与深度研讨。学生首先要理解知识,再与学习伙伴进行互动交流。根据同伴的反馈,验证和完善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水平。最后“小先生”使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讲给全体同伴听。这一环节让原本停留在“知晓”的知识,在协同互动中真正内化为“实践应用”的能力。

3. “创”的环节——迁移创新,学用一体

临近课堂尾声的10分钟是“创”的升华阶段,旨在实现“从应用到创造”的认知跃迁。教师利用AI智能师的实时反馈,引导学生系统梳理所学内容,构建知识网络,并鼓励其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迁移创新。AI智能师同步生成个性化巩固任务,帮助学生查漏补缺,也为教师优化后续教学提供依据,形成“备—教—学—评—研”一体的良性循环。

三、价值意蕴:赓续传统之脉,破解当下之困,适应未来之变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教育变革风起云涌之际,“三师课堂”既是对教育本质的自觉回归,也是对未来趋势的主动应答。它植根于中国教育传统,直面现实教学困境,前瞻未来育人图景,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开阔的时代视野。

(一)激活中国本土原创教育思想的当代生命力

“三师课堂”在理论源流层面,是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共学、共事、共修养”和“小先生制”等核心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新的课堂教学新形态,不仅是对教育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中国教育文化基因的当代激活,体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持久价值与阐释力。这些扎根中国土壤的原创性教学智慧由此得到了传承与数字化赋能——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即知即传人”“以教人者教己”的能动主体,有助于帮助学生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过程中构建多层次的学习网络。

(二)破解当下规模化与个性化教学的结构矛盾

直面传统班级授课制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实困境,“三师课堂”以“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的协同互动为核心载体,构建了一套兼顾规模化与个性化的教学支持系统。

AI智能师依托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教学流程,一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与认知支持方案,一边为教师减负增效,承接教师的重复性、分析性工作;“小先生”则作为课堂互动的核心纽带,激活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元联结,通过构建学习共同体、开展协作探究等多种形式,让个性化学习需求在多维互动中得到补充与满足;教师则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更高价值的教学环节;既负责引导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等高阶思维的发展,又担起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帮助其获得生命成长的深度陪伴职责。

“三师课堂”这一创新的教学形态在不颠覆现有班级建制的前提下,试图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学一刀切”“教师负担重”等现实难题,推动规模化教学与个性化发展从“矛盾对立”走向“协同共生”。

(三)构建人智协同共育的课堂教学新形态

面对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趋势,“三师课堂”试图突破技术应用的表层探索,以开阔的时代视野构建人智协同共育的教育新生态,提出以“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的协同互动为核心载体的课堂教学新形态。这一课堂教学新形态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不会因技术而改变,但必然会从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走向人智协同、教学相长的智能新范式。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通过功能互补与协同联动,构建“人主机辅、技术赋能、情感联结”的良性教育生态,不仅有助于发挥技术赋能教育的功效,还着重凸显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更填补了技术在人文关怀层面的天然短板。在塑造课堂未来样态的同时,也为全球教育在技术浪潮中如何保持育人本色提供了中国实践方案。

四、“三师课堂”的未来展望

“三师课堂”的构想虽已初步明晰,但要想真正发展为契合未来教育需求的成熟模式,仍需围绕以下几个关键方向进行持续深耕。

一是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完善。“三师课堂”作为一个整合性概念,亟须构建一套学理框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三师”之间的权责边界与互动机制,尤其是 AI 智能师的伦理角色与行为准则,为“教师-小先生-AI 智能师”协同提供更坚实的科学依据。

二是技术模型的精准化与人性化。未来的 AI 智能师不再停留在资源推送和数据分析的层面,而应迈向更深入的“认知协作”。技术设计必须坚持以“赋能于人”为宗旨,避免形成新的技术依赖或数据壁垒,确保交互方式符合教育规律,具备人性化的温度。

三是教师与小先生的角色赋能。要重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系统化构建小先生的选拔、培训与激励机制,将“小先生”从一种依赖个体自觉的课堂实践,提升为一套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操作体系,让每个学生的潜能都能被看见、被激活,让生命在课堂上得到真正绽放。

四是评价体系的创新与重构。传统以知识掌握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已难以匹配当前及未来的素养导向培养需求,亟须构建一套能融合 AI 过程性数据、教师质性观察与同伴互助评价的多元体系,实现对学习者认知发展、协作能力与创新素养的多维动态评估。

站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形态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应深刻认识到,技术赋能教育的根本在于回归育人本质。课堂教学变革并非简单地将技术叠加于传统教学之上,而是需要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以本土教育智慧为根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气息的教育新生态。“三师课堂”所体现的,正是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的辩证思维。未来,我们应继续立足中国教育实际,发掘运用、发展创新如陶行知教育思想这类更多的本土智慧,使其在智能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将人工智能作为协同育人的新力量,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界限与角色壁垒,重塑教与学的关系结构。还要以批判性眼光审视技术的作用,正确处理人与技术、传统与现代、“人师”“机师”与学生的关系,让 AI 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被技术逻辑所主导。只有坚持“育人为本、技术向善”的教育价值观,才能构建出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未来张力的课堂新形态,真正实现智能技术与课堂变革的深度交融、和谐共生。

[责任编辑:陈华康]